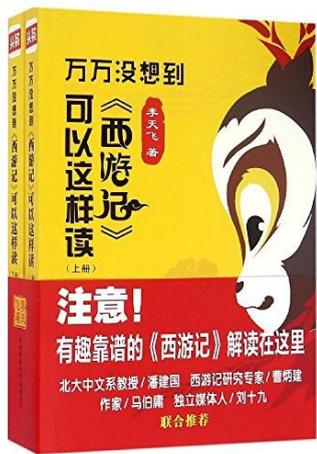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不妨“较真”品西游

## ——读李天飞《万万没想到：〈西游记〉可以这样读》



■赵春晖

最近一段时间，国产3A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成为了“顶流”，不仅卖出超过1000万套，还凭一己之力带火了山西古建筑旅游，像隰县小西天、大同华严寺、朔州崇福寺等游戏中出现的景点，迅速迎来了大批游客。

行万里路，当然也不能忘了读万卷书。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火爆，成为了很多人重新打开《西游记》的契机。作为四大名著之一，《西游记》在中国家喻户晓，86版电视剧更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。只是原著毕

竟成书于明代，除了文言文这样的门槛外，还有许多佛道等文化方面的细节，今天的读者很难从中品出作者隐藏在其背后的内容，所以一本合适的解读著作就成了很多读者的迫切需要。在市面上一众解读《西游记》的著作中，李天飞的《万万没想到：〈西游记〉可以这样读》绝对可以排在前列。

李天飞的这本西游解读之作，虽然听名字很像曾经流行的“歪解”名著，但它绝对是一部严谨探究《西游记》的“硬核”读物。李天飞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，有很强的学术功底，特别是在考据方面，他常能给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释。为了便于理解，李天飞还适当引入一些网络用语，在诙谐调侃之中，把一些读者感兴趣但不甚了解的问题解释清楚，以趣味带动阅读。书中许多内容此前曾在网上连载，阅读量破亿，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，在普及名著知识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果。简要概括就是“比这本书专业的，没它生动；比这本书生动的，没它专业”。

李天飞在结合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后，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见解，论证缜密，有证据

支撑，绝非凭空杜撰之流可比。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李天飞此书有3个比较明显的特点。

首先是正本清源，阐明《西游记》的成书过程。根据原著中诸多自相矛盾、相互龃龉之处来看，李天飞认为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极有可能不是吴承恩，它像许多其他古典文学名著一样，是不断有人进行增删、由多人合力完成的作品。从源流上看，《西游记》囊括了许多佛教故事、民间传说，其中大闹天宫、西天取经等几个主题故事来源明显不同，是不同故事体系嫁接之后的产物。

书中那些有问题的段落，是后期整合过程中遗留的痕迹。比如书中对主角的称呼前后不一，《西游记》前七回称呼多为“大圣”，后九十三回称呼多为“行者”。从结构和内容上分析，“7+93”这样的布局非常古怪，而且孙悟空前面的形象亦正亦邪，后面的形象则一身“佛气”，所以“大圣”应该是出自民间信仰，而“行者”更像来自佛教的内容。当“大圣”和“行者”合二为一，一个整合性的孙悟空就“诞生”了，它不是天生地长的石猴，而是多个形象的融合。

其次是破除误读，拆解那

些广为流传的谬误。拜许多“地摊文学”所赐，在不少人心目中，《西游记》俨然一部厚黑学宝典和阴谋论合集，像什么“真假美猴王一节之后孙悟空已死，去取经的其实是六耳猕猴”、全书的主旨其实是“崇佛抑道”等等。说孙悟空死在取经路上的一大佐证是六耳猕猴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，所以提前进行了规避。李天飞从逻辑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批驳，总结为这属于断章取义的娱乐性阐释，当个笑话讲讲不妨，信以为真则大可不必。

关于《西游记》的主题，一些说法往往归结为“崇佛抑道”，其实这并非原著的思想所在。恰恰相反，由于经过多个作者的增删，书中儒释道各家思想都有所表现，三者合一的倾向更为明显。原著中的“向后来，再不可胡为乱信。望你把三教归一：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材”，正是这种倾向的体现。

还有就是深挖细节，以小见大。《西游记》书中涉及的各种信仰很繁杂，既带有民间色彩，也有当时的正统内容，所以其创作者在融合故事的时候，难免会有错误解读。像书中的毗沙门天王，仅仅因为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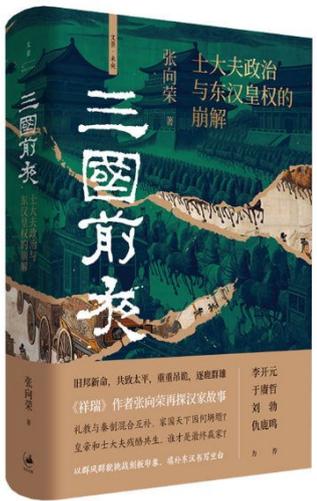
字里有个“门”字，就被穿凿附会成看门的天王，甚至在后世的流传中被李靖顶替，成为“托塔李天王”的由来。如此令人哭笑不得的形象转变过程，也从侧面印证了《西游记》诸多作者中有人对于佛教等文化的理解并不精深。

对于猿和猴的区分，同样是李天飞书中有趣的细节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猿属于很高贵的存在，因为其善于长啸、习惯表现有仁义之风，往往被人和隐士联系在一起。猴子则不然，沐猴而冠、尖嘴猴腮等成语，无不印证着猿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的负面形象。两相对比，再次印证了孙悟空这一形象，确实是由猿和猴融合而来，这也为《西游记》成书融合多种故事体系提供了旁证。

在书的结尾处，李天飞说道：“读《西游记》只是一个开始，最后我们应该从它出发，走到许许多多的书里去。因为万事都是关联的，《西游记》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，横向上，它有自己的社会背景；纵向上，它有自己的文化传承。顺着《西游记》，其实可以走到任何一部书里去。”希望此书能成为读者在阅读《西游记》时的得力助手。

## 打开东汉版“权力的游戏”

## ——读张向荣《三国前夜》



■赵昱华

文史作家张向荣曾以《祥瑞：王莽和他的时代》剖析西汉政权的覆灭。这一次，在新作《三国前夜》（副标题：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）里，他着眼于东汉皇权的崩解，以一种群像式的写法尝试还原当时的士大夫、宦官、宗室以及群雄之外普通人的观念乃至时代风貌，以此来回应“东汉何以衰亡”的问题，并进而追问了东汉

的统治基础——“秦制一儒教”这种二元结构，是如何建构并延续后世的？

在人们的印象之中，东汉的政治伴随着太后、外戚、权宦、世家……年幼的帝王屡屡想要重新举起汉高祖的剑，却被各方势力所掣肘，乃至身死业消。这种印象不一定准确，但恰恰反映了这样的事实——东汉的统治根基建立在皇族与豪族的共同利益之上，是对传统“秦制”的革新。通过往这一制度内引入新的士大夫阶层，缓解了皇族与豪族之间的矛盾，“秦制一儒教”的二元架构得以建立。

这一架构的形成，实则是后汉迈入“家天下”的表现，即所谓的“家国一体化”。它并非表现为组织形式上的一体化，而是以官方的姿态夺取儒家经典的释经权，将“孝”融入到“忠”，将对君主的“气节”融入到“贞节”，是观念上的一体化。

这一举措也意味着，皇帝的内廷乃至寝宫也成为了一个政治性的场地，而这又赋予了

太后与宦官干预朝政的正当性。皇帝原本应该凭借着士大夫们在外朝的支持，从太后手中接过执掌天下的大权，却异化为了借助宦官来实施权力；而太后则凭借着外戚与之相抗衡。双方就这样维持着岌岌可危的平衡。东汉王朝在对抗与妥协之间悄然前行，直至内部的张力打破了这脆弱的平衡，彻底撕裂了东汉的朝政。

书中提及的梁冀之乱，就是典型案例。梁冀是梁皇后的兄弟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。在梁冀之乱以前的权力争夺中，虽然也有流血冲突，但大体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。阴、邓、郭、马、窦、梁六大家族，在“皇后寡头制”之下，以后位为基础，彼此争夺又共同维系着这一权力体系。后位是皇位的延伸，其权力在法理上源自于皇权。然而，梁冀却以“跋扈将军”的形象流传于世，他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皇权的神圣性，他用毒饼毒死的，不只是汉质帝刘缵，还有“大汉皇帝”这一身份的神圣性。

重掌大权的汉桓帝没有像士大夫期望的那样，与士大夫们一起分享权力，而是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势力——宦官。内廷与外朝之间的矛盾被公开化了，一方是渴望巩固权力的皇帝，一方是希望维持统治秩序的士大夫。这样的矛盾，最终以两次“党锢之祸”为标志，让东汉这一庞大国家机器的齿轮失去了润滑剂，彼此之间只剩相互倾轧。

作者以细致的笔触详尽地刻画了东汉王朝的迟暮，用大量的细节和注释，详细地分析了当事人的行为与心理，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：这场斗争中的各方，都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，在经历了梁冀之乱、党锢之祸这样的血腥斗争之后，矛盾激化为了不死不休的内乱。

以今日的看法，桓、灵二帝不算庸主，无论是汉桓帝刘志在两次“党锢之祸”中的安如泰山，还是汉灵帝收取宦官权力的灵活手腕，都表明了这两位皇帝不错的政治情商。

然而，他们的做法，实际上将士大夫排斥出了权力的中心。宫廷与外省的分裂，又使得地方实力派得以崛起，走投无路的士大夫们也投之麾下，将来的汉末诸侯已经在此时开始收拢谋士、集聚助力。

全书以王莽的头颅为引子，也以王莽的头颅为尾声。在西晋元康五年（公元295年）的那个夜晚，一场大火焚尽了这颗头颅，同时被烧毁的，还有当时与之并列的孔子木屐、汉高祖的斩蛇剑。在描写这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大火之时，作者还陈列了曹丕所列的二十四贤，他们都是东汉士大夫政治的代表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东汉覆亡，但它开启的“秦制一儒教”的古典政制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肯定，牢固地扎根在大众日用的伦常和信仰观念之中，君主与士大夫的博弈与制衡仍将继续……

东汉版“权力的游戏”终结了，但与它相似的故事在后世的古代历史中仍然不断上演，徒留后人感慨。